

文坛走笔

# 暖融融的日子

——读散文《一个母亲三个娘》有感

□ 龚新文

读完刘彦章、刘金霞的这篇散文,我坐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。眼前总晃着那个小院,那棵枣树,那些跑来跑去的光脚丫子,还有三个坐在院子里忙活的女人——一个在织布,一个在缝衣裳,一个在编席子。

说起来也怪,明明是写苦日子的文章,读完了心里却是暖暖的。

那是个怎样的家啊!一百四十平方米的小院,住着十二口人,后来增加到十八口。“十二个孩子,像花果山的小猴子,整天叽叽喳喳、吵吵闹闹。”衣服晾干了,谁拽下来谁穿;饭做好了,端碗就吃。孩子先吃,大人后吃;孩子饱了,大人还饿着。上厕所得先喊一声“有人没”——就在这地方,转个身都能撞上人。

可就是这样,散文作者却说:“总是暖融融的。”

暖在哪儿呢?我想,就暖在那三个女人身上。

大娘坐在织布机前的样子,我闭上眼睛都能想得到。“脚踏踏板‘呱嗒呱嗒’响,机杆‘咣当咣当’应和,梭子在她手里穿来穿去,像一条乖巧的鱼

儿。”还有那个画面——“阳光从木窗斜照进来,细小的棉尘在光里轻轻飞舞。”小时候我奶奶家也有织布机,我知道那种声音,知道那种光,知道那种让人心里踏实的感觉。大娘是个普普通通的人,她就坐在那儿,一下一下地织,把日子织成布,把布做成衣裳,把衣裳穿在孩子们身上。

母亲是个裁缝,眼睛就是尺子,一看就知道肩宽身长。村里谁家姑娘出嫁,都来找她画花样:“眉头一皱,就能在布上画出活灵活现的花鸟鱼虫。”乡邻请她去做针线活儿,大雨瓢泼、大雪纷飞,她从不推辞。人家心疼她:“孩子他妈,整夜做活儿,别把眼睛熬坏了!”——这话里,有心疼,也有敬重。母亲的手艺,是这个家与外面世界连接的桥梁。她用针线,把这个家的温暖缝进了别人的日子里。

三姨手快,编一张席不到半天,供销社收席子分三等,她编的都是第一等。可最让人心疼的是,她生过七个儿女,四个夭折了。所以她对侄儿侄女格外亲:“常抱着侄儿侄女,给我们擦屎、把尿、喂奶,带我们吃饭、睡觉、走亲戚。”这话写得平平淡淡,可你想想她经历过什么,就知道这份“亲”有多重。

文章结尾,三位母亲都走了,大伯、父亲、三叔也走了。六个最亲的人,相继离开。可是,她们留下的亲情,却一直都在。后辈们逢年过节回老家,还是走到哪家吃哪家,夜里挤一张床唠家常。读到这里,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家风。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,是这种“走到哪家吃哪家”的自在,是“夜里挤一张床”的亲热。

如今的人,房子大了,距离也远了。一家人坐在一张桌上吃饭,各人看各人的手机。孩子有自己的房间,大人有自己的书房,界限分明,互不打扰。可是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少了什么呢?大概就是那种“挤”出来的亲热吧!那个小院那么挤,可心不挤;现在的房子这么宽敞,心却常常挤得慌。

我想,读这篇文章的人,大概都会想起自己的家,想起小时候那个拥挤挨挨的家,想起那个一进门就能闻见饭香的家,想起那个有人等你回家的家。那些日子,也许清苦,也许窘迫,可现在想起来,却是暖融融的。

这就是好文章的力量。它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,就给你讲一个家,讲几个女人,讲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可你读着读着,眼眶就热了。因为你你知道,她们托举的,不只是那个年代的苦日子,更是那一股互相依偎的暖意,穿过风雨岁月,还在后辈们手心里握着,一代代传下去,热乎乎的。

然而,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已有的危机:人类要做AI的主人,而不是把自己的灵魂切成碎片喂给AI,否则可能导致我们葬送未来。当我们思考的权利外包给机器,当我们的情感体验让渡给数据,我们便正在亲手拆解那个完整的、鲜活的、具有无限可能的“人”。这个大大的“人”诞生于孤独,孤独照耀我们倔强地一路走来,但那个“越来越小又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无所不至”的屏幕,总是让你处在人群中,世界随时在你的掌中、指尖,孤独成了“不可能的现实”“要努力去完成的任务”。

然而,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已有的危机:人类要做AI的主人,而不是把自己的灵魂切成碎片喂给AI,否则可能导致我们葬送未来。当我们思考的权利外包给机器,当我们的情感体验让渡给数据,我们便正在亲手拆解那个完整的、鲜活的、具有无限可能的“人”。这个大大的“人”诞生于孤独,孤独照耀我们倔强地一路走来,但那个“越来越小又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无所不至”的屏幕,总是让你处在人群中,世界随时在你的掌中、指尖,孤独成了“不可能的现实”“要努力去完成的任务”。

然而,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已有的危机:人类要做AI的主人,而不是把自己的灵魂切成碎片喂给AI,否则可能导致我们葬送未来。当我们思考的权利外包给机器,当我们的情感体验让渡给数据,我们便正在亲手拆解那个完整的、鲜活的、具有无限可能的“人”。这个大大的“人”诞生于孤独,孤独照耀我们倔强地一路走来,但那个“越来越小又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无所不至”的屏幕,总是让你处在人群中,世界随时在你的掌中、指尖,孤独成了“不可能的现实”“要努力去完成的任务”。

然而,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已有的危机:人类要做AI的主人,而不是把自己的灵魂切成碎片喂给AI,否则可能导致我们葬送未来。当我们思考的权利外包给机器,当我们的情感体验让渡给数据,我们便正在亲手拆解那个完整的、鲜活的、具有无限可能的“人”。这个大大的“人”诞生于孤独,孤独照耀我们倔强地一路走来,但那个“越来越小又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无所不至”的屏幕,总是让你处在人群中,世界随时在你的掌中、指尖,孤独成了“不可能的现实”“要努力去完成的任务”。

生活空间

## 给自己立一个“无屏阅读”的规矩

□ 麦家

1936年,德国文学评论家瓦尔特·本雅明在其论文《讲故事的人》中提出一个观点:小说,诞生于孤独的人。其实何止小说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所有一个人完成的艺术都诞生于孤独。当然——请别挑我的刺,我知道我说的有漏洞。我要“危言耸听”,只为引起你的重视。我以为,人类正在失去孤独的阳光。是的,孤独也是阳光,把我们照得熠熠生辉,既有金子的炽热,又有银子的柔软。但当下有一种东西,一种技术,一种潮流,正夜以继日在吞噬我们孤独的阳光。它就是屏幕,越来越小又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无所不至的屏幕。你可以说它是手机,但又只是手机。

众所周知,AGI(通用人工智能)的技术洪流正以闪电的速度从“芯”而降,切入我们生活的丝丝缝隙。有人说,2026年将成为“AGI元年”。我在这个春天,在这个城市:一个要奋力打造中国AI第一线的城市——杭州,清晰又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排山倒海向我们扑来的现实,一种超现实的事实。毋庸置疑,AGI将是我们的日常,我们未来的生活——未来已来!

然而,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已有的危机:人类要做AI的主人,而不是把自己的灵魂切成碎片喂给AI,否则可能导致我们葬送未来。当我们思考的权利外包给机器,当我们的情感体验让渡给数据,我们便正在亲手拆解那个完整的、鲜活的、具有无限可能的“人”。这个大大的“人”诞生于孤独,孤独照耀我们倔强地一路走来,但那个“越来越小又越来越大、越来越无所不至”的屏幕,总是让你处在人群中,世界随时在你的掌中、指尖,孤独成了“不可能的现实”“要努力去完成的任务”。

科学新知

## 水星4日迎今年首次西大距

□ 周润健

2026年首次水星西大距即将于4月4日上演,在此前后的几天清晨,感兴趣的公众有望一睹这颗平日里难得一见的行星身影。

作为太阳系中体积最小,也是最靠近太阳的行星,水星常常被淹没太阳的光辉里,很难观测到,只有当水星与太阳的角距离最大,即“大距”时,人们才会比较容易地在黎明或黄昏时分观测到它的身影。

大距有东、西之分,水星在太阳最东边时被称为东大距,在太阳最西边时被称为西大距。东大距前后,水星在黄昏时分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方,这个时段它被称为“昏星”;西大距前后,水星在黎明时的东方低空出现,这个时段它被称为“晨星”。不论是东大距还是西大距,适宜观测水星的时段都不会超过2个小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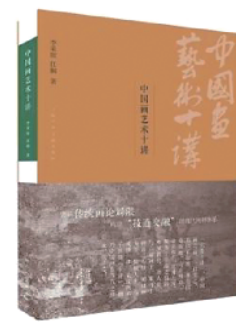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天文学会会员、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刘仲利介绍,每次西大距,水星都会比太阳先升出地平线,但升出地平线的时间有时会早一些,有时会晚一些,比太阳升起得越早,天空背景会更黑一些,观测到水星的可能性也更大。

本次西大距,水星升出地平线的时间比较早,但地平高度并不是很高,不过好在水星处在宝瓶座内,周围没有其他亮星,比较容易寻找。“需要注意的是,日出后一定要避免使用望远镜继续观测,否则望远镜不小心指向太阳,会对眼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。”刘仲利提醒。

2026年,水星一共有6次大距现象,东大距和西大距各三次。上一次大距是2月20日的东大距,下一次大距发生在6月16日,也是东大距。(据新华社电)

书林撷英

### 《中国画艺术十讲》



李采姣 任桐 著  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。  
本书系统梳理中国画的发展脉络、审美旨趣与笔墨内核,融合经典品鉴与理论阐释,为读者搭建起赏析中国画的知识框架。

### 《橘红》



王松 著  
花城出版社出版。  
小说以橘红为引、粤剧为脉,讲述了广州与天津三大家族六代人百余年的命运流转,展现了岭南文化的根脉与南北文化的交融。

文化漫谈

## “竖店”崛起遇到 AI 冲击 微短剧行业再寻破局之路

□ 白瀛 李傲秋

“横店只在东阳,竖店无处不在。”主打竖屏拍摄的微短剧爆发式增长,让多地“竖店”崛起,大幅降低微短剧的拍摄成本,为行业注入新活力。然而自今年春节以来,人工智能(AI)视频技术正以更廉价的成本,对这一新兴业态发起冲击。

当技术浪潮席卷而来,是真人被替代,还是行业迎新?竞争激烈的微短剧行业,在精品化的方向上,再次探寻破局之路。

“竖店”崛起:文化活力转化为经济价值

在郑州建业电影小镇,几名演员刚完成情绪饱满的对手戏,就立刻准备下一幕台词。和长剧组不同的是,微短剧组能快速完成场景更换,随后便开始再次拍摄。

2025年以来,一批微短剧拍摄基地在全国多地蓬勃发展,因多以竖屏拍摄为主而得名“竖店”。“竖店”多分布于二三线城市,因交通便利,从业者多、基础设施完善,有效提升了拍摄效率并降低了制作成本。

“郑州金水区单部100集微短剧的成本可控制在30万元至80万元之间,投资回报周期缩短至3个月至6个月,展现了高性价比与高盈利潜力。”金水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曹振说。

“竖店”崛起,让手机屏里的虚拟故事悄然改变着屏幕外的现实生活。烂尾楼房、闲置展厅等场所是许多城市的心病,却被盘活为微短剧拍摄的“理想片场”。一名导演介绍,因竖屏拍摄取景范围不大,这些空间稍加改造就能摇身变为微短剧里的“办公室”“医院”“机场”。

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测算,2025年全国微短剧行业直接吸纳就业规模约69万人,拉动就业总规模达203万人。

2年前,徐岩一度找不到工作,但偶然进入西安微短剧行业后,仅用3个月就从普通群众演员成为有台词的“群众特约演员”。“虽然我入行时已经36岁,但我的经历证明,凭借努力与韧劲,照样能在陌生的行业里站稳脚跟。”

各地“竖店”都聚集了很多像徐岩一样的逐梦人。劳动力的快速涌入,成为推动微短剧生态体系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。

“竖店”以微短剧为载体、以场景化生产为核心的模式,构建起文化内容生产与地方经济增长的联动机制。”中国广电联合会微短剧委员会会长阙平说,“竖店”正成为推动文化活力向经济价值转化的重要抓手。”

AI冲击:技术革命重塑行业格局

挑战也随之而来。今年春节后,部分基地的开工剧组数量减少,不少从业者面临无戏可拍的窘境。

业内人士指出,快速迭代的AI模型已能一键生成运镜专业、人物逼真的视频,正深刻改变微短剧行业的格局,引发从业者可能被取代的担忧。

“如果说去年我们看到的还是AI的潮流从远处奔来,如今,AI已山呼海啸般席卷了影视行业每一个角落。”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冯胜勇在2026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大会上说。

据了解,目前效果较好的AI模型生成素材的实际可用率已超过90%,极大降低了微短剧制作成本。据西安一家制作公司负责人介绍,同样时长的微短剧,真人拍摄成本高达数十万元,演员费用占大头,而AI制作仅需十多万元,演员成本几乎为零。

高可用性正推动越来越多公司向AI微短剧转型,力求以更低的成

本在更短时间内完成微短剧从生成到发布的全部流程。

当前,AI微短剧率先流行的形式之一是“AI漫剧”,即AI动漫微短剧,其内容多改编自流行小说、漫画等。

业内权威数据监测平台DataEye数据显示,2025年AI漫剧全年市场份额预估168亿元;2026年以来,每个月都有超1万部AI漫剧上线;在2026年微短剧春节档近90亿次播放量中,AI漫剧占比近30%。

“当生成式AI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层,技术革命将极大突破制约传统科幻影视发展的高成本壁垒。”科幻漫剧《宇宙尽头的书店》出品方悟空文化副董事长桑葚说。

这一优势同样体现在仙侠、玄幻、历史等题材中。AI能打破实景限制,以低成本呈现以往难以实现的视觉奇观。

但不可否认,目前AI微短剧的质量参差不齐,低端产品竞争激烈,且同质化严重。

“受技术应用条件限制,AI生成的视频在理解人的层面上仍有明显不足,常出现人物行为逻辑不够连贯、画面不统一等问题,导致作品缺乏‘活人感’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何天平说,“要让AI真正协助创作者呈现出有‘人味’的作品,而不是在创作中与‘人味’渐行渐远。”

破局之路:内容为王迎来新机遇  
今年春节,AI微短剧《斩仙台AI真人版》成为爆款。值得注意的是,观众讨论的焦点,从热衷于挑出AI视频的技术破绽,转向更多关注其剧情内容与画面表现。

这一变化进一步反映出微短剧市场的趋势:未来的竞争核心并非真人与AI的对立,而在于能否创作出有质感、有温度的精品佳作。

“AI可以算出观众的偏好,但很

盛开的油菜花金黄似海,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,将项城大地绘成一幅醉人的画卷,尽显自然之美。

任新军 摄